

过云楼旧影录

顾公硕 • 摄影 王道 • 编注

过云楼旧影录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顾公硕 ◆ 摄影 王道 ◆ 编注

德云樓茶館金線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云楼旧影录 / 顾公硕摄影; 王道编注.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308-14335-6

I. ①过… II. ①顾… 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656号

过云楼旧影录

顾公硕 摄影

王道 编注

责任编辑 杨利军

责任校对 张一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0千

版印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4335-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顾公硕

蘇州第一
代
景
人

甲午清明節後

濱海賀野書



历代过云楼主人

顾文彬

(1811—1889, 字蔚如)



顾承

(1833—1882, 顾文彬三子)



顾麟士

(1865—1930, 字鹤逸, 顾承三子)



顾则明

(顾麟士长子, 早殇)



顾则久

(1892—1940, 字公可, 顾麟士次子)



顾则扬

(1897—1951, 字公雄, 顾麟士三子)



顾则坚

(?—1929, 字公柔, 顾麟士四子)



顾则奂

(1904—1966, 字公硕, 顾麟士幼子)

序

过云者，烟云过眼之谓也，自苏轼《宝绘堂记》将收藏的聚散，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后世不少藏家都以此两字名斋馆，如杨夔生有过云精舍，范玠有过云庐，洪家洊、顾文彬均有过云楼。如今唯顾氏过云楼尚在，其他都真已烟云过眼，了无痕迹了。顾氏源远流长，自越王勾践七代孙封于顾余，至汉初迁会稽，就指邑为姓，繁衍生息，其中顾野王一脉，至晚清顾文彬勃然兴盛。

顾文彬，占籍元和，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盒，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浙江宁绍台道。咸丰兵燹后，购乐桥西北隅春申君祠和尚书里弃地，先南临铁瓶巷建第宅，又北隔尚书里构义庄、祠堂，再就隙地辟园，即怡园。子山公好收藏，宋元以来佳槧名抄、珍秘善本，缥緗盈架，又广搜字画、金石、碑版等，筑过云楼，著声南北，自撰《过云楼书画

记》。文孙顾麟士，字鹤逸，一生不仕，以绘画为事，又祖述先人，广综博收，又撰《过云楼书画续记》。子山公卒于光绪十五年（1889），鹤逸公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自此而后，时势嬗递，高门大族，终于星散。过云楼的旧藏，1949年后，亦由后人陆续捐献国家，归于上海、南京、北京、苏州等地。

言归正传，这本《过云楼旧影录》的主角，应该是顾公硕先生，编者将他的摄影串缀成书，且以他的事迹作主要叙述对象。公硕先生乃子山公四世孙，逸鹤公幼子，名则免，字公硕，以字行，光绪三十年（1904）生人。余生已晚，于公硕先生唯睽仰而已，其哲嗣笃璜先生则是我的前辈，亦多承警欵，但似也没听他多谈尊大人的事。我所知道的公硕先生，几乎都是从别人的文章看来的，或从别人的闲聊中听来的，所得印象，只是一个穿着中山装，越走越近的身影，然而至今还是模模糊糊，并不那么清晰。

即便如此，公硕先生的几件事，让我想得很多。

他去世是在1966年“文革”发动不久，当时笃璜先生在文化局任职，与钱璁、周良并列苏州“三家村”，批斗抄家，事在必然。我在陈从周先生《春苔集》里读到这样的记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从苏州传来消息，说顾先生辞世了。那天因他次子笃璜关系，‘造反派’去抄了他的家，要他跪下，这种无礼的行动，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他还是礼貌地送走了抄家的人，自己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打扮，短裤背心，悄悄地黑夜中出了胥门，在不到虎丘的河中自尽了，他不愿再次受辱而结束了六十几年的生命。”他投水的地方，乃在虎丘道上的一号桥，但究竟是在哪一天，至今没看到明确的说法。据说，他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但更多的是失望，他对社会的满腔热情，满怀厚望，顿时冰散瓦解，真是“梦到好处成乌有”，精神既已坍塌，又遭受如此耻辱，就不得不死了。在这场浩劫中，他大概是弃世最早的一位苏州文化人。开吊那天，只有三人上门，周瘦鹃先生还送了一首挽诗和几粒红豆。在那样的形势下，朋友同事，人人自危，不来吊唁，亦情有可原，但也自有为了划清界线甚至落井下石者。看看当年公硕先生与

一些人的合影，真让人感慨良多。

公硕先生是世家公子，前半生虽已不是绮阁金门、锦衣玉食，然而生活是无忧的。名门高第，自有家风世德，他自小熏陶，养成了儒雅质朴的性格，拿俞文豹的话来说，就是“内而存心养性、立身行己无所歉，外而待人接物、处事应世无所戾”，即所谓谦谦君子。他喜欢写写画画，白相白相照相机，因有家学渊薮，看到的字画特别多，鉴赏自然是独具眼光的，偶尔还会哼几句昆曲。1949年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文化事业，有过不少虚衔，也担任过实职，如博物馆副馆长、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等。在他看来，什么头衔和职务，都是无所谓的，有了用武之地就好。观照他的后半生，对工艺美术方面的贡献特别显著，在挽救苏绣、缂丝、泥人、年画、雕刻等传统工艺人亡艺绝的过程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今苏州民间工艺的璀璨烛坤，若然没有他，会逊色很多很多。即以刺绣来说，他当年筹建文联刺绣生产小组，像金静芬、朱凤、任嘒闲、周巽先、李娥英、顾文霞、殷濂君、蒋雪英、王祖识、王金山、顾金珍、朱世英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小组解散，这些人分别进入刺绣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所等专业单位，使得整个苏州织绣业举世瞩目。自1954年起，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苏州先后举办了“民间美术工艺品”、“灯彩”、“古今工艺美术”、“扇子”等展览，将过去视作百工末技的民间工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同时也让寻常百姓重新认识那些司空见惯的玩意儿。

公硕先生对民间工艺有广泛的兴趣，包括刺绣、家具、雕刻（竹雕、玉雕、木雕、砖雕、石雕、核雕）、泥塑、金银器、镶嵌、年画、玩具等。他是有设想去进行全面研究的，并将它作为一门学问去考察。他的方法是严谨的，也是从民间工艺的本质出发的。先是作调查，走访艺人，深入工场，用相机拍下了许多实物和它们的制作过程。那时，苏州大街小巷里的神庙祠堂还有很多，他拍下了许多塑像、陈设、匾额和建筑装折细部。同时，又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最近高福民先生正在整理，说是庞杂而零乱，正可看出他研究的广泛和积累的丰富。这一期

间，他写了《顾绣和苏绣》《传统绣法名称异同表》《苏州年画》《吴友如与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关系》《檀龕宝相——苏州虎丘塔中发现的文物》《摩睺罗》等文章，都篇幅短，切口小，却有材料，有见解，实实在在，这自然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遗憾的是，他还来不及对苏州民间工艺作全面梳理，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最近，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文集《题跋古今》，既是很好的纪念，又可从中看出他研究的深入、作风的严谨。比照当下，也让人感慨。不少人小有经历，就成内行，偶尔涉足，便成专家，书一本接一本出，灾梨耗楮，其实都在炒冷饭，或再抄抄别人的段落，甚至还会抄错。如果公硕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说，“闹大笑话哉”。让他们去学公硕先生的治学态度，自然不可能，那就随他去吧，还是元好问说得对，“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再来说他的摄影。本书卷首，贺野先生有题词，“苏州第一代摄影人”，那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追溯起来，苏州还有一位陈万里，他对中国早期摄影贡献很大：1923年，发起成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艺术组织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1924年，又出版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艺术摄影集《大风集》。公硕先生小陈万里12岁，算是一代人。陈申先生在《中国摄影艺术史》中将陈万里推为“美术摄影”的代表，而公硕先生则是用相机作为工具的人文记录摄影家。

民国年间，摄影远未普及，自备相机，喜欢拍照，也是非公子哥儿莫办，公硕先生也不例外，起先总是从白相开始的，在当时真是时髦的玩意儿。继而又作摄影艺术化的追求，参加浪华旅行团，主持旅行团中的摄影研究社，他们的游履，到过上海、无锡、扬州、杭州、黄山、北平等地。1937年刊印的《浪华旅行团十周年纪念册》，就有他拍摄的三张照片，还有他写的一篇《旅行与摄影》，特别谈到旅行时摄影应注意的问题，都是亲身体会。凡出游前，他都预先做好功课，准备拍些什么，他在笔记本上就记下“东西山待访录”，有好几十条，他所关心的，不外是寺院、祠庙、园林、造像等。可惜的是，他拍的洞庭东西两山照片，几乎都没有留下来。即便如此，在留下的照片中，苏州题材的还是居多，主要是名胜古迹，山水风光，其中如东山席家湖安定塔、陆

巷王整墓、石湖凉亭、横塘亭子桥、韩蕲王墓碑、北园田野、古城墙等，如今已无影踪可寻。另外，还有广泛的民生题材，如胥江木排、太湖渔船、郊外农人劳作、乡人运石上山重建穹窿山上真观，留下了民国年间城乡生活的昔年烟景，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作为一个记录派的摄影家，随意随机拍下的自然更多，如怡园里的聚会，家族男女的瞬间，撷笛拍曲的场景。有两张特别有意思，潘子欣六十寿辰，乘画舫，游石湖，吃船菜，一张是全体在船上，一张是在舱内，留下了世俗生活的细节。徐刚毅先生在编辑《老苏州》系列图册时，大都已经收入进去。在摄影观念上，他虽然也照顾到构图和光影，但主要还是记录，并不像陈万里、郎静山那样刻意去追求绘画效果。他还在当时有影响的摄影专业杂志《飞鹰》上发表文章，如《正全色性软片的特征》《大苏打驱除法之新研究》《强力显影与舞台摄影》《滤色镜的倍数问题》等。在他晚年，则更发挥摄影最实用的功能，用来采集民间工艺的实物，载录制作过程和技艺琐碎，还翻拍了不少珍贵史料。这种文献记录技术，在当时具有先进性。

陈从周与公硕先生沾亲带故，20世纪50年代，他来苏州作民居建筑调查，得到公硕先生的鼎力相助，后来印了一本《苏州旧住宅》，书中记录了顾宅，也提到过云楼的所在：“东路为花厅（名艮龕）与藏书楼（过云楼）组成一个四合院。花厅前后皆列假山峰石，而厅前者尤具丘壑，其峰石之硕大、玲珑，与艮龕内之灵壁石皆为吴中珍品。建筑物极华丽精细，隔扇俱有银杏木。”虽然，过云楼藏品已烟消云散，唯地方还在，可以作缅怀的凭借，如今正在修葺，即将对外开放。楼中有隶书“过云楼”额，用的是冯桂芬原题，但漏失了跋尾，应按原迹重制。又据《过云楼书画记·凡例》记载，子山公自撰收藏十四忌，“旧揭诸过云楼楣”，布置时也不应该遗忘。另外，还有一副子山公自撰楹联，曰：“一枝粗稳，三径初成；商略遗编，且题醉墨。”跋曰：“过云楼者，余收藏书画之所也。蓄意欲构此楼十余年矣，尘事牵率，卒卒未果。乙亥夏余移疾归里，楼适落成，乃集辛幼安词句题之，时方有书画录之辑，故次联云。”这副楹联是过云楼的重要文献，明确记载过云楼

落成于光绪元年（1875），今年恰好140周年，那是更应该复制后悬挂楼中。明年又是公硕先生去世50周年，如果将他的摄影作品选一部分出来，作为长期陈列，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王道先生嘱我写点什么，放在书前，作为后辈学子，自然不可推谢。唯在下学识戈戈，不能望公硕先生项背，甚至所知道的，也不如王道等过云楼研究者详赡，只是抱着对乡先贤的敬重，斗胆而作，亦自知惭愧。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因此而更多地了解公硕先生，了解顾氏家族和过云楼，了解已远去了的沧桑岁月，许多的人和事，那是应该忘却的。

王稼句

2015年5月17日

你要是认识他就好了

——顾公硕生平追溯兼自序

在民国初期，摄影还是个新鲜的“物种”，玩摄影的人可能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资本，二是思想先锋，三是具有一定的艺术细胞。我曾让书画名家看过顾公硕先生拍摄的风景、动物、园林等作品，给出的观点是，其构图就是从国画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说是文人摄影。但这只是一种解读，顾公硕的摄影作品千变万化，底片积攒了几大箱子，大部分是原装进口的玻璃底片，题材繁杂，要给出一个准确的概念实在很难。于是，我只能分门别类地去一一解读。

顾公硕先生是苏州过云楼第四代传人，生于1904年，卒于1966年。根据苏州相关史料如《吴县历史名人》（1990年版）、《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版，作者甘兰经、姚永新、陈希天），顾公硕曾祖顾文彬，字蔚如，号子山，为词坛名家，曾出任台道，在苏州创建了过云楼，

集中收藏所藏珍贵书画。祖父顾承，自署乐全居士，精鉴定，弹得一手好琴。父亲顾麟士，字鹤逸，为著名画家，尤精鉴赏。^①顾公硕为顾鹤逸幼子，曾用过依仁、老奂、七阳、浅草、秀厓等笔名。

顾公硕先后进苏州草桥小学、吴县第四高等小学，后入过云楼学馆，师从孙伯南先生，又从朱梁任先生研习国学。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浪迹中华”为宗旨，过云楼同门后来组建了浪华旅行团，团员除学馆同门外，还广招志同道合的成员。旅行团先后游览过杭州、扬州、无锡、安徽、北平、上海等地山水、胜景，远足锻炼，陶冶情操，并开展摄影艺术创作和交流。

顾公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了大量的风景和名胜照片。

根据顾氏后人介绍，1930年，顾公硕曾在上海华东银行任文书；1937年，苏州陷落，全家逃亡上海，入天香味宝厂任董事会秘书；1950年回到苏州参加文联活动，投入工艺美术研究及苏州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顾公硕先生的摄影作品种类丰富，有风景、建筑、园林、书画、文物、工艺美术、人物、历史、社会生活、戏剧表演等等，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其中不少是艺术性很高的摄影作品。

顾公硕先生翻拍过过云楼所藏书画，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拍摄过古旧建筑，有一次拍摄太湖东山轩辕宫照片，被来家里走亲戚的陈从周看到，陈从周立即按图索骥，考证出那是稀少的元代建筑，发表在当时的《文物》杂志上；拍摄过顾氏家人与亲属、朋友等；拍摄过园林，如拙政园、留园、沧浪亭，以及顾家怡园，留下了当时最原本的风景和摆设；拍摄过工艺美术，刺绣、缂丝、木雕、砖雕、玉雕等等，琳琅满目，极为丰富；还拍摄过一些历史片段，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城、世相，如土改、划成分、“比学赶帮超”、“大跃进”、“大炼钢铁”、“知识分子下乡接受教育”等等，记得有一张照片中

① 为统一体例，书中提及顾文彬、顾承二人，则主要以名相称；提及顾麟士（字鹤逸）、顾则奂（字公硕）二人，则主要以字相称。

就有费孝通的姐姐、著名蚕丝专家费达生下乡劳动的场面。

顾公硕还自创暗室，自配药水，自己改装镜头，实施创新摄影，如舞台摄影创新与人像摄影创新。他曾经反复试验，并记下了具体的操作方法，还写了多篇专业摄影论文，刊发在民国时期的《飞鹰》杂志上，与郎静山、叶浅予、杨万里等著名摄影人排在一起，后来刘半农编辑中国摄影史，便将顾公硕所在的浪华摄影社编辑入内。顾公硕将旅行文化与摄影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对摄影的倾心从这些幸存的大量照片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初期，顾公硕开始倾心工艺美术。实际上他老早即开始收集资料，做了大量的阅读和整理工作，并利用会日语的特长，多方收集日本出版物中的相关史料。经他倡导，苏州文联成立一个刺绣小组，培养了多位全国知名的苏绣大师，延续了这一珍贵的手工艺，人们今日在开座谈会时还会念叨顾公硕对苏绣的功绩。泥塑、桃花坞木刻年画、缂丝、木雕、石雕、玉雕、红木家具等等，顾公硕的后半生几乎都泡在了门类繁复的工艺美术研究上，而且是义务工作，用画家贺野的话说，不拿工资，不占用办公室。他制作了数不清的学术标签，记了数不清的笔记，更跑了数不清的地方，拍摄了数不清的记录图片。摄影，在这里又成为他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

在这期间，苏州要筹建博物馆。这件工作谈何容易，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像样的藏品。顾公硕慷慨捐赠书画精品124件，其中有王蒙、唐寅、文徵明、董其昌等名家作品。

1953年，顾公硕动员家族将私家园林怡园及顾氏春荫义庄捐赠给政府，过云楼房产后来也归到政府名下。顾公硕一门心思做学术研究。他有一种紧迫感，这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窥见一二。他拍摄了大量的工艺美术作品、老家具和珍贵字画，似乎这些东西再不拍就会失去。

1966年秋，“文革”初起，顾公硕之子顾笃璜被打倒，成为苏州“三家村”，连续遭到抄家、批斗。

陈从周说：“从顾先生（指顾公硕）的家世讲，与其说他‘大少爷’，倒不如说他是书生来得对。他外表很‘糯’，没有脾气，对

看不上眼的事，总是说上一句‘闹大笑话哉’，其他就不说了。我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是那么的温文尔雅。但另一方面常常说‘士不可辱’，他嫉恶如仇，是一位外柔内刚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从苏州传来消息，说顾先生辞世了。那天因他次子笃璜关系，‘造反派’去抄了他的家，要他跪下，这种无礼的行动，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可是他还是礼貌地送走了抄家的人，自己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打扮，短裤背心，悄悄地黑夜中出了胥门，在不到虎丘的河中自尽了，他不愿再次受辱而结束了六十几年的生命。”^①

顾公硕在20多岁时发现自己患有色盲，题诗一首：“乏具登山唤奈何，当年鸿雪费揣摩。休论此画非真实，自古云岚变幻多。”说明自己不再倾心丹青。但顾氏后人说，画国画并不影响，所以他后来还是继续画，调色有家人配合，现在就能看到他画的彩色洗马图。

1963年11月13日，顾公硕登上常熟虞山，观云海奇观，感慨万分，自述：“卅年前曾访赵钧千于旧山楼，后主人于抗战时遇寇不屈死，家亦就毁，今日重登过酒台，赋此纪念……”赵钧千为藏书名家，有藏书楼“旧山楼”，闻名一时，抗战时人去书散。顾公硕有感于此，赋诗一首：“过酒台畔夕阳斜，松柏豆红散落霞。最是怀人思往事，山楼梦破旧繁华。”

一个在战事中去世的老友，在30年后还能引起顾先生的怀念和赋诗，可见其情怀一斑。一个温暖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在登山三年后，顾公硕决然而去。

顾公硕逝世30周年时，苏州文化界人士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出了一本小册子，诸多同事和知情人写了纪念文章。时过境迁，此时很多行内人士，更是能够看到顾公硕所做工作的前瞻性和必要性。顾公硕的一时细心，留下了宝贵的技艺传承，这是无形财富，也是有形财富。陈从周先生生前忆起向顾公硕请教的点点滴滴，别有一番滋味，

^① 陈从周：《一位学识渊博的鉴赏家：顾公硕先生》，见《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曾引“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为述。

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厚重的底片、残破的胶片、清晰的老照片，还有一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顾公硕的这份精神遗产，似乎是一个刻意的保留，他要保留历史，保留记忆，其中有些是不可再生的，其苦心可见。

2014年夏，在顾氏后人、苏州地方志办公室、苏州文化人士等方面的支持下，纪念顾公硕110周年诞辰摄影作品展如期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来的人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老同事来了，老朋友来了，年轻人来了，不少人上网发微博谈起这次展览情况，现场大量的签名留言也很有意义，后来还接到异地办展的邀请。

顾公硕的故事让人想到了正在修复中的过云楼的门头题额：霞晖渊映。

王道 整理

2014年8月